

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

〔清〕張金吾撰

愛日精廬藏書志

上



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 第四輯

「清」張金吾撰 柳向春整理 吳格審定

愛日精廬藏書志

上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愛日精廬藏書志 / (清)張金吾撰; 柳向春整理.
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8
(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. 第四輯)
ISBN 978-7-5325-7168-0

I. ①愛… II. ①張… ②柳… III. ①私人藏書—圖書目錄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Z842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09535 號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(第四輯)

愛日精廬藏書志

(全二冊)

[清]張金吾 撰

柳向春 整理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29.5 插頁 10 字數 600,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7168-0

G·584 定價: 9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《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》第四輯編選說明

明清以迄民國之古籍書目，存世者多達千餘種。《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》前三輯，已出版書目、題跋四十五種，頗受讀者歡迎。本輯廣續前編，斟酌去取，訪求秘本，專人整理，將收入以下各種：

- 一、新輯紅雨樓題記 徐氏家藏書目 明徐燊撰 據刻本、抄本及手跡整理
- 二、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 明祁承燾撰 據刻本及稿本整理
- 三、開有益齋讀書志 清朱緒曾撰 據翁氏刻本整理
- 四、愛日精廬藏書志 清張金吾藏並撰 據張氏刻本整理
- 五、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 清韓應陞藏 鄒百耐纂 據稿本整理
- 六、傳書堂藏書志 蔣汝藻藏 王國維撰 據稿本整理
- 七、羣碧樓善本書錄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 鄧邦述撰 據鄧氏刻本及手跡整理
- 八、積學齋藏書記 徐乃昌藏並撰 據稿本整理
- 九、二葉書錄（拾經樓紬書錄 華鄂堂讀書小識） 葉啟勳、葉啟發撰 據印本及稿本整理

十、善本書所見錄 羅振常撰 據稿本整理

相關內容版本，由整理者撰寫說明，載於各本之首。本輯選目整理，略有以下側重：

一、重視藏書題跋、書志整理

前人藏書題跋、書志諸作，較之普通書目，著錄多出於撰者目驗，對圖書內容及版本之揭示較為深入，因而歷來受人重視。題跋與書志，雖較書目著錄為備，實則仍有差異。題跋形式不拘，內容專門，反映各書特色及撰者學養，足供後學參考，其不盡如人意處，或因篇幅有限，或則稍涉隨意。書志之作，通常覆蓋四部，品種繁多，其著錄體例整飭，描述詳備，雖不以議論見長，而實合於「述而不作」之旨。藏書志編纂盛於清末，民初流風未泯，諸家藏書雖已星散，藏書志未刊稿本猶有遺存，可供考察各書內容體例、撰者生平、抄刻先後、版本異同、存佚遞藏之助。本輯子目遴選，即以藏書題跋及藏書志為主。

二、重視稿本書目利用

本輯收錄藏書志多種，其中除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曾經刻印，即取刻本為底本外，《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》、《傳書堂藏書志》、《積學齋藏書記》整理，所據則為撰者稿本或抄稿本，原本分度各圖書館。《善本書所見錄》底本，則出於私家珍藏。現經複製整理，參互校訂，首度面世，彌足寶貴。化珍稀為常見，多賴各方同仁有力支持，在此謹致謝忱。

三、重視新編題跋書錄

書目文獻整理，不僅應關注已經抄刻成書者，又應利用資源作深度加工，如輯錄各書題跋、編校考訂舊目，事關學術，均可用力。本輯所收入《新輯紅雨樓題記 徐氏家藏書目》、《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》等，皆為名家所撰藏書、刻印記錄，此前未經結集，出於今人新輯，堪稱精心之作。如紅雨樓藏書原本星散，分藏海內外，整理者尋訪原書，校核考訂，不辭辛勞，已逾十載。澹生堂主人不僅以藏書及《澹生堂藏書約》名聞後世，其於古書評鑒、編目整理、存藏保護等亦多實踐，深具見地，議論文字散見於文集別著，茲經輯錄，與藏書目彙為一編。他如鄧氏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、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整理，曾取校原書題識。《二葉書錄》係合編葉氏昆仲《拾經樓紬書錄》（排印本）、《華鄂堂讀書小識》（稿本）而成。任事諸君，以一己之勞瘁，為讀者謀方便，非僅有功文獻，堪稱不負古人。讀者有心，諒蒙首肯，而書囊無底，搜羅未備，尤俟同好之增益。二〇一二年十月吳格識。

整理說明

張金吾，生於清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，卒於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。字慎旃，又字五十，別字月霄，江蘇昭文（今常熟）人。祖仁濟，字傳霖，號敬堂。喜藏書，尤好宋元舊刻，藏書萬卷，室名照曠閣。父光基，字南友，一字心萱，早卒。叔父海鵬，字若雲，一字子瑜。亦嗜書，以藏書聞名。月霄年十五而孤，賴叔父若雲撫字長成。二十二歲入學，補博士弟子員。嘗一赴省試，未售即棄去。月霄自幼熏習書香，年二十許即因企慕鄉前輩汲古閣毛氏、述古堂錢氏遺風而篤志收藏，凡見有宋元舊槧及秘不經見者，不惜重價，期以必得，不數年即蔚然大觀，與同里稽瑞樓陳揆並稱「藏書二友」。月霄嘗自謂：「吾邑藏書自汲古毛氏、述古錢氏後百六十年來，無繼起者，至君與金吾而此風復振。」〔一〕可見其自期之道及自許之態。月霄嘗以歷朝總集代有鴻編，獨金源無之，遂引以爲己任，竭十二年之力，網羅碑刻圖經，成《金文最》百二十卷。又以《通志堂經解》所錄多有缺佚，乃出其家藏善本，復傳抄文瀾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，寫定爲《詒經堂續經解》一千四百三十六卷。除此而外，所著尚有《廣釋名》二卷、《釋冕》一卷、《釋弁》一卷、《釋龜》二卷、《兩京新記補遺》一卷、《兩漢五經博士考》三卷、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三十六

卷、《藏書續志》四卷、《愛日精廬文稿》六卷、《愛日精廬詩稿》二卷；編有《金文選》三十卷、《十七史經說》十二卷；輯有《尚書義粹》十二卷、《鄴中記補遺》一卷等。至其所撰藏書志一事，據乃師黃廷鑑所撰《張月霄傳》：「（月霄）又念藏書考鏡，賴有書目，宋之晁氏、陳氏兩家其最善也。今則歷年既久，坊槧胥鈔代出，魯魚錯脫，踵謬襲譌，第按目取盈卷帙，藏猶不藏也。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，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四十卷爲廣其例，詳載鏤版時代、校藏姓氏，備錄敘跋，以著一書之原委，俾覽者得失瞭如。乃書目成而書散，說者謂造物之忌云。」^{〔二〕}月霄亦嘗自述其成書一事云：「金吾年二十始有志儲藏，更十年，合舊藏新得，以卷計者不下八萬。今夏略加詮次，爲目錄一十卷」^{〔三〕}。繼又擇傳本較稀及宋、元、明初刊本暨傳寫文瀾閣本另爲一編，凡萬二千卷，非有裨學問、藉資考鏡者不與焉。若有明及時賢著述，時代既近，搜羅較易，故亦從略。其前此逸在名山、爲世所不經見者，則間附數言，以識流別，名之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」^{〔四〕}。另據月霄自撰《言舊錄》嘉慶二十三年戊寅（一八一八）三十二歲條：「編《愛日精廬書目》二十卷、《藏書志》四卷。金吾自辛未歲始有志藏書，年來所得不下七八萬卷，夏日曝書，羅列於堂，謹依四庫部分，編《書目》二十卷。繼又擇宋元舊刊及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另爲一編，略附解題，以志流別，名之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。不曰『讀書』而曰『藏書』者，著其實也。」^{〔五〕}知此書之初創，始於嘉慶二十三年，兩越春秋，方而藏事。又道光三年癸未（一八二三）三十七歲條：「重編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三十六卷。己卯排印《藏書志》四卷，後續得宋元刊本頗多，乃重加編次。增入原書

序跋之不甚經見者，釐爲三十六卷。刊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始。〔六〕道光六年丙戌（一八二六）四十歲條：「編《愛日精廬藏書續志》四卷。《藏書志》約計今歲可以刊竣，其寫樣後所得者，另編《續志》四卷，并以付刊。〔七〕道光七年丁亥（一八二七）四十一歲條：「刊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三十六卷、《續志》四卷告成。〔八〕知月霄重編之《藏書志》三十六卷，於道光三年已然撰成，并付梓手。道光六年，續成《藏書續志》四卷，而《藏書志》則亦完工於此年。次年，《藏書志》及《續志》全部刊竣。月霄之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四卷本，成於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〇），係以木活字印行。隨後日積月累，復增益成三十六卷又《藏書續志》四卷，而其體例，較諸嘉慶四卷本，似亦稍變。月霄自云：「庚辰夏，編《藏書志》四卷，以活字印行。六七年來，增益頗多。乃重加編次，附入原書序跋，釐爲三十六卷，仍其名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。〔八〕而後之言張氏藏書志者，即多指此本暨《藏書續志》四卷而言。至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，吳縣靈芬閣徐氏又以木活字重刊此本。惟是書雖經三版，傳世實亦無多，其中尤以嘉慶四卷本爲罕見，現今海內公藏，僅存國家圖書館及南京圖書館兩部而已。〔九〕黃廷鑑嘉慶二十五年六月《愛日精廬藏書志序》言此本云：「今夏曝書之暇，取凡宋元舊刻暨新舊抄帙罕見之本凡三百八十種，計一萬二千卷，一切卮言小說不與其數，庋架別閣，寫爲《藏書志》四卷。其傳本久絕，佚而復出者，仿公武、直齋之例，略爲解題，意在存佚繼絕，初不欲示人也。〔一〇〕蓋其初不欲示人，故流傳甚罕。黃裳《清代版刻一隅》（增訂本）中，亦言及此初版本云：「嘉慶木活字本。前有嘉慶庚辰黃廷鑑序、張金吾自序、目錄。書凡四卷……張月霄《藏書

志》，傳世多爲光緒吳縣徐氏木活字刊四十卷本，此本每種下記載書姓氏及得之何處，新刊俱刊落。」（二）觀其云云，知其當未曾一睹道光本，故未悟及兩本之不同，實源自徐氏本所出之道光本也。猥以形格勢禁，無緣一見嘉慶本真容爲憾。幸經京中友人南江濤君撥冗查核此版後見告云：「三十六卷本包含了四卷本著錄的書，但從行款到內容，均有不同：嘉慶四卷本半葉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；，前多黃廷鑑序一篇；，無例言，自序接目錄；，目錄分經史子集四類，下細分與三十六卷本同，僅集部『詩話類』後刻本爲『詩文評類』；，卷一首行題書名、卷次，下錄撰者（三十六卷本撰者次行）；，內容上較爲簡略，大多僅著錄序跋，不錄序跋全文（三十六卷本大多錄序文、跋文）；，但有些書於書名下小字注明了該書得自何處（三十六卷本有的保留，有的沒有）。」寥寥數語，積疑藉銷，蓋此四卷本之版本價值，多呈現於其「歷史文物性」之一端耳，而於《藏書志》自身之文獻價值，較諸四十卷本，並無增加。故以四十卷本爲研《藏書志》一書之基礎，固無可厚非，所謂「食肉毋食馬肝，未爲不知味也」。惟南君及黃裳所云黃序一事，似稍可述，因此類附屬之物，即同版之書，有無亦爲常事，原不足以藉此判別版本之同異也。又徐氏靈芬閣活字本一版，本係書坊賴以牟利之資，故以資費稍廉之聚珍排版，所印之本至夥不過數百，歷經世事變遷，所存亦罕。然書經三寫，魯魚愈滋，以此本與道光本相較，多存譌字、俗體，雖間存佳勝處，如卷三十四「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舊抄本宋氏賓王手校」條，錢用壬序：「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，雖孤客遠萬，而感時撫事，未嘗不形之詠歌也。」萬，徐氏靈芬閣集字本作「邁」，當從。同卷「燕石集十五

卷抄本」條，呂思誠序：「顯夫嘗考文出東，相知益深。」「出」，徐氏靈芬閣集字本作「山」，當從。然究屬瑜不掩瑕。故三版之中，惟出諸月霄親手補足之道光本最堪依據。

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一書所錄，雖亦間存標榜已藏之弊，然大多皆能實事求是，如卷三十六「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舊抄本」條言：「明凌雲翰有《遺山樂府選》，朱氏竹垞據以錄入《詞綜》，雖間有出此本外者，然究不及是本之備也。」雖以爲所藏本較諸他本全備，然亦能據實說明「間有出此本外者」，與一味標榜一己所藏之藏家相較，固有上下床之別。月霄此書體例，固有所本，然多經月霄推廣、發展，可謂別開生面。卷前顧廣圻序曰：「書之有目，其塗每殊，凡流傳共見者，固無待論。若夫月霄之目，乃非猶夫人之目也。觀其某書必列某本，舊新之優劣，鈔刻之異同，展卷具在，若指諸掌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。備載各家之序跋，原委粲然，復略就自敘、校讎、考證、訓詁、簿錄彙萃之所得，各發解題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。世之欲藏書、讀書者，苟循是而求焉，不事半功倍歟。然則此一目也，豈非插架所不可無，而予樂爲之序者哉。」於月霄撰書之目的及此書之功用，所言甚詳，確爲的評。《愛日精廬》一書既出，影響甚大，嚴佐之先生至以爲：「這些解題，除內容提要外，都是張的研究考訂心得，比之晁、陳兩志，更具題跋文章的色彩。正是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敘錄體例的這些與眾不同之處，才構成古典目錄中的一個新體制——藏書志。」^{〔11〕}劉薈博士則以爲：「儘管張金吾強調是編所載皆『有關實學』，但其收錄範圍與彰顯善本之本意與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一脈相承，版本著錄上較之《天祿琳琅書目》更爲規範、完善。」^{〔12〕}以爲《愛日精

《廬》一書，實爲就《天祿琳琅書目》之基礎而加以改進完善者。嚴、劉二位所言，皆著眼於《愛日精廬》一書之於目錄版本學方面之貢獻，定位雖有不同，然衡諸文字，於此書較同類文獻更具典範意義，並無異議。張麗娟博士則主要從出版印刷史及經學史方向著眼，以爲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一書，對於研究宋代經籍之刊刻史甚爲重要^{（四）}，如其中所收之慶元六年沈作賓撰越州八行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後序^{（五）}，內容涉及最早之注疏合刻本即越州八行本之刊刻時地問題，賴此書之過錄，方得以保存。張博士於月霄之學識，尤再三致意，以爲其所言多發前人所未發，具見月霄之見識與學力。如月霄以爲：「疏與經注，北宋猶各自爲書，如《崇文總目》所載《周易正義》十四卷、《尚書正義》二十卷、《毛詩正義》四十卷、《周禮疏》五十卷、《儀禮疏》五十卷、《禮記正義》七十卷、《春秋正義》三十六卷、《穀梁疏》三十卷（今本十二卷，或經宋人合并歟）、《公羊疏》三十卷、《孝經正義》三卷、《論語正義》十卷、《爾雅正義》十卷，皆單疏本也。南宋合注、疏爲一，而單疏本遂晦。夫合者所見之經注，未必鄭、賈所見之經注也，其字、其說乃或齟齬不合，淺學者或且妄改疏文以遷就經注，而鄭、賈所守之經注遂致不可復識。」^{（六）}於注疏合刻之本質及單疏本於版本校勘中之作用，認識至深。又卷五「春秋穀梁疏殘本七卷抄本」條，於單疏本之體例予以總結，以爲「是書於傳注不錄全文，止標起訖，綜其體例，大要有三：或標『某某至某某』，或標『某某』云云，或竟標傳注全文一二句。《注疏》本欲歸一例，俱改作『某某至某某』。『釋』二字或有或無，『傳』、『注』則一一標出，《注疏》本『傳』、『注』二字大半刪去，而每段俱增『釋』冠之。非單疏本尚存，

原書面目無從復識，是固當與《儀禮疏》同爲希世之珍也」。《藏書志》一書，既遍錄罕見之原書序跋，故多可作補遺之用，除上揭之沈作賓序外，再如卷三十五「樂府詩集一百卷元至正刊本」條所錄元周慧孫序，雖《四部叢刊》本中已經擇錄，但如目前較爲經見之中華書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整理本中，卻仍付闕如。又《四部叢刊》本既云爲影印汲古閣本，則其當無此序可知^{〔二七〕}，且《藏書志》所錄之文，與《四部叢刊》所錄者，亦有文字之不同，此皆可深入研究者。凡此等等，皆見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一書之價值，不僅局限於版本目錄學一隅而已。惟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卷二稱：「其餘若《遂初堂》、明《文淵閣》……《文瑞樓》、《愛日精廬》各家書目^{〔二八〕}，或略或誤，或別有取義，乃藏書家所貴，非讀書家所亟，皆非切要。」^{〔二九〕}評價之取徑不同，實爲一家之言，不可盡信。

月霄自幼承學於世父若雲，生平志趣及立身行事，皆取法於若雲，嘗自述云：「叔父嘗語金吾曰：『藏書不如讀書，讀書不如刻書。藏書者好名，非好學也。讀書者爲己，不爲人也。若刻書，則上以壽作者，下以惠後學，綿綿延延，傳之無極。夫成就一己，不若成就天下後世之人爲愈也。』」^{〔三〇〕}月霄一生之志業，即包涵於此藏書、讀書、刻書之中矣。月霄業師黃廷鑑嘉慶二十五年六月所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序》中嘗云：「月霄少孤嗜學，甫成童時，其季父照曠閣主人刊《太平御覽》諸書，即與校讎。少長，益耽緬素，十年來，小小彙收，今古并畜，而以宋元以上人撰述有裨經史者爲之主。聞有古刻舊鈔，不惜多金購訪，或繕抄秘閣，或假錄相知，彙前後所得，合之先人舊藏，已有八萬餘卷，可謂盛矣。」^{〔三一〕}所言正見若

雲之影響。

月霄雖嗜藏書，然並不惜一甌之借，恰與同邑之稽瑞樓陳揆判若兩端。其《影寫宋刊本北山小集跋》云：「嘗見藏書家得一宋元舊籍，輒思秘之帳中，噫，此何說也。古之人讀書稽古，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，難矣。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，而歷七八百年，幾經兵火，舊槧如新，抑又難矣。愛古者，碎金片石，斷塼剩瓦，猶且公之同好，互相激賞，況書籍爲作者精神所寄，靈爽所憑者歟？得之者其亦思古人成書之難何如？流傳之難何如？今既幸爲己有，冥冥中鄭重托付，大望後之人廣爲傳布者又何如？乃謬爲愛護，秘不示人，甚無謂也。」^(一)甚可窺見其不自珍秘之態度。又云：「予以希魯著述甚富，見於《補元史藝文志》及《萬姓統譜》者，今皆散佚無傳，惟是書僅存。茲既幸歸予手，若不公諸同好，廣爲傳布，則雖寶如球璧，什襲而藏，於是書何裨？於予又何裨？且予喜藏書，不能令子孫亦喜藏書，聚散無常，世守難必，即使能守，或童僕狼藉，或水火告災，一有不慎，遂成斷種，則予且爲包氏之罪人。用倩善書者錄副以贈，予之不敢自秘，正予之寶愛是書也。」^(二)皆見其愛書、護書之深心。月霄又嘗言及與摯友陳揆之不同云：「子準嘗曰，書貴緘秘，不緘秘則流布廣而視之必輕，使是書由我而輕，我之罪實甚。金吾則曰，書貴通假，不通假則局鑄固而傳本易絕，使是書由我而絕之，罪更甚之。」^(三)知月霄、陳揆之愛書雖一，而應對之方則適反，兩相對照，月霄之舉無疑更足堪道。然衡之以世情，其師黃廷鑑以爲：「其於書也，張則樂與人共，有叩必應；陳則一室靜研，慎於乞假……余嘗謂月霄，古書固不容吝，

第得之太易，則人不知珍惜。昔人以鬻書與借人並稱不孝，良有以也。君宜師子準之慎，而陳君亦宜少濟以君之通乃爲得之。」^{〔二五〕}張、陳二人，同時同地，所嗜又同，所幸其雖皆好尚藏書而取徑不同，黃廷鑑嘗云：「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，張則鍾於經籍而兼愛宋元人集，陳則專於史志而旁嗜說部。其大較以網羅散佚、存亡繼絕爲宗旨。」^{〔二六〕}以「網羅散佚、存亡繼絕」論，月霄無疑確乎當之無愧，道光三年黃丕烈嘗跋其士禮居影抄宋刊《北山小集》云：「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，收奔祕冊甚多，著有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，於一書之源流，纖悉畢具，余所歸之書，亦得附名簡末，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。聞余有此，欲傳其副，遂復從余傳錄本仍分寫予之，并讎校之。古云書經三寫，魯魚亥豕。自謂此寫本出余士禮居，雖未經老人過眼，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，一一手校，當不致爲鈔胥所誤。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，已歷三朝，世有三本，可爲此書幸，即可爲余補過幸。安得世有好事者盡如月霄其人，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副，是真大樂事，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。書此以俟。」^{〔二七〕}《藏書志》中，所錄抄本、傳抄本、精抄本、舊抄本、過錄本等比比皆是，均可見月霄爲古人續命之深心。阮元《虞山張氏詒經堂記》曰：「虞山張氏金吾，世傳家學，代有藏書。不但多藏書至八萬餘卷，且撰書至二百餘卷。不但多撰書，抑且多刻書至千數百卷。其所纂著校刻者，古人實賴此與後人接見也，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。」^{〔二八〕}亦可知時人於月霄之用心，實多心識而賞異。

愛日精廬爲月霄之讀書、藏書處，取義於《大戴禮記》「君子愛日以學，及時以行，難者弗辟，易者弗

從，唯義所在」^{〔三九〕}，故《藏書志》取以爲名。而事實上，此地僅係月霄藏書處之一。據其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）所作《詒經堂記》：「詒經堂凡三楹，古今詁經之書藏焉。堂之西曰愛日精廬，則金吾讀書之所，而謹以藏先君子手澤者也。廬之南曰世德齋，則曾大父、大父詩集暨十世祖端巖公、從父若雲公校刊各書在焉。又其南曰青藜山館，毛子晉、何義門、陸敕先諸先輩手校諸書在焉。廬之西有閣曰『詩史』，以藏元刊《中州集》。金吾集金源一代之文成《金文最》一百二十卷，凡金人著述及當時碑版足資採集者咸附焉。閣之南曰巽軒，昔年從錫山得活字十萬有奇，排印《長編》二百分，于焉貯之。堂之東曰求舊書莊，宋、元、明初刊本藏焉。莊之南曰墨香小艇，元、明舊寫本藏焉。循莊而北，長廊數十武，有精舍三楹，榜曰『積書』，則先君子創建以貯書者，凡史、子、集三部通行之本咸在焉。此詒經堂藏書之大凡也。」^{〔四〇〕}知張氏藏書，本非一處，所以以「愛日精廬」著稱者，當以此《藏書志》故也。

惟月霄之藏書及身而散，可謂自我得之，復自我失之。道光六年「七月二十九日，從子承渙取愛日精廬藏書十萬四千卷去償債也」^{〔四一〕}。月霄自述其破家之由云：「金吾所好者藏書耳，周急振乏耳，孰知藏書與周急振乏之破家，更疾於選妓徵歌、一擲百萬之破家也。」^{〔四二〕}言之沉痛。然幸而其所撰《藏書志》次第行世，不僅藉留鴻爪，更可從中窺見月霄一生之成就，庶幾可以稍慰老懷。

愛日精廬舊藏雖早已流散，然歷經劫難，尚多遺存，如黃裳嘗於其所撰《琅嬛文集跋》中言：「書友郭石麒向曾以虞山沈氏舊藏書介以歸余，頗有佳本，大抵皆愛日精廬張氏、舊山樓趙氏故物。」^{〔四三〕}可見

直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愛日精廬舊藏尚非罕見。而其中精品較爲人所知者，如臺北原「央圖」所藏抄本《乾道臨安志》殘帙^{〔三四〕}，原十五卷，今存首三卷，有厲鶚、杭世駿跋；抄本《淳祐玉峰志》三卷《續志》一卷^{〔三五〕}；抄本《蘇州府志》五十卷《圖》一卷^{〔三六〕}，從陳君子準藏明洪武刊本傳錄本等。再如現存蘇州博物館之抄本《游志續編》一卷^{〔三七〕}，經舊山樓遞藏。再如現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《止齋先生文集》五十二卷附錄一卷，曾遞藏於周叔弢自莊嚴堪^{〔三八〕}。月霄與陳揆，並稱二友，藏書之富，「並甲於吳中。四方之名士、書林之賈客，挾秘冊，訪異書，望兩家之門而投止者，絡繹於虞山之麓、尚湖之濱」^{〔三九〕}。而不數年皆即風消雲散。月霄所藏之書，賴有《藏書志》之詳細著錄可以覆按。而稽瑞樓舊藏，雖有《稽瑞樓書目》可供索檢，然其著錄甚簡，終不能據之以定讞。且其書並非特出，不見精到，雖研習版本目錄學者，亦罕究心。然則月霄之書，固不僅發揚前賢精義，且亦爲月霄續命也。

柳向春

- 〔一〕《愛日精廬文稿》卷六《陳子準別傳》，見於《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》第五十冊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，第五〇八頁。

- 〔二〕見黃氏《第六絃溪文鈔》卷四，光緒十年鮑氏《後知不足齋叢書》本。